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四十三

明 賀復徵 編

設二

答客難

漢東方朔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儀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唇腐齒落服膺而

不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文辨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内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

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懾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孟動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効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談說並進輻輳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

乎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云鼓鐘於宮聲聞於外鶴鳴於九臯聲聞於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廼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辟若鵲鶴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匄匄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

言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纁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教化如此欲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魁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用李斯酈食其之下齊

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
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
海以筵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繇
是觀之譬猶鼯鼯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
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
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解嘲

揚雄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

時雄芳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以玄之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網人紀不生則已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盛明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竒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

扶蘇獨說數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
含元氣細者入無間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
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
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
網解結羣鹿爭逸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並為
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
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索或鑿坏以遁是故郤衍
以頡頏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為萬乘師今大漢左

東海右渠搜前番禹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
糾墨製以鑽鉄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
廬是以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於八區家
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臯陶戴縱垂纓而談者皆
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途者升青雲
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
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雁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
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

種蠱存而越霸五穀入而秦喜樂殺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騫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篲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室隙蹈瑕而無所誑

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
俛眉言竒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
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
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
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
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
鬼瞰其室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
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遊神之廷惟寂

惟冥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
如今子乃以鳩臬而笑鳳凰執蠅蜓而嘲龜龍不亦病
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遭俞附扁
鵲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
玄哉揚子曰范睢魏之亡命者也折脅拉髀免於徽索
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印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
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頷頤折頸涕唾流沫西
揖強秦之相搯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

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
之舌建不拔之業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
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
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
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諄矣有作
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
之世則乖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
夫蕭規曹隨留侯書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坻隤

雖其人之瞻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若夫蘭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貴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解難 揚雄

其辭曰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為衆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合口工聲調於比耳今吾子乃抗辭幽說閤意眇

指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壚旁薄羣生歷覽者
滋年矣而殊不寤直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譬畫
者畫於無形絃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揚子曰俞若夫
閔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
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深昔人之
辭迺玉迺金彼豈好為艱難哉勢不得已也獨不見翠
虬絳螭之將登乎天必聳身於蒼梧之淵不階浮雲翼
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擗膠葛騰九閎日月之經不

千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八紘泰山之高不嵯嶢則不能
淳滂雲而散歎烝是以宓犧氏之作易也綿絡天地經
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
地之藏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溫純深潤
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蓋胥靡為宰寂寞為尸大
味必淡太音必希大語叫叫大道低回是以聲之眇者
不可同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於世俗之目辭
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今夫絃者高張急徽追趨

逐者則坐者不期而附試為之施咸池掄六莖發簫韶
咏九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伯牙絕絃破琴而不
肯與衆鼓獲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師曠之調
鍾竦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
老聃有遺言貴我者希此非其操與

答賓戲

班固

永平中為郎典校秘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為業
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喻以不遭蘇張范

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
焉其辭曰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
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
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是以聖哲之治棲棲
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
務著作者前烈之餘事耳今吾子幸遊帝王之世躬帶
紱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轡龍虎之文舊矣卒不能據

首尾奮翼鱗振拔洿塗跨騰風雲使見之者形駭聞之者響震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蒂下無所根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潛神默記緼以年歲然而器不賈於當已用不効於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擣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乎主人道爾而笑曰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突與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

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騫於是七雄虢闕分裂諸夏
龍戰虎爭遊說之徒風馳雷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焱飛
景附雲煜其間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搨朽磨鈍鈎
刀皆能一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顧盼
而捐相印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鼃而不
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勢合變偶時之會風移俗易
乖忤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
散之亡命漂說羈旅騁辭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

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據徼
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為榮華夕為顛顛福不盈皆
禍溢於世凶人且以自悔况吉士而是賴乎且功不可
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辨以激君呂行詐以賈國
說難既道其身乃囚秦貨既貴厥宗亦墜是以仲尼抗
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為迂濶哉道不可
以貳也方今大漢洒掃羣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網
基隆於義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

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
流沐浴玄德稟仰太和枝附葉著譬猶草木之植山林
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參天地而施
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耀所
聞而疑所覲欲從整敦而度高乎泰山懷沈濫而深測
乎重淵亦未至也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
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
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

訪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
於渭濱齊寧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垠皆俟命而
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勲也
近者陸子優遊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
籍辨章舊聞揚雄譚思法言太玄皆及時君之門闡究
先聖之壺奧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圃以全
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歟若
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而辱仕顏淵樂於簞瓢

孔終篇於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乃文乃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故曰慎修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供已味道之腴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荆石隋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眡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應龍潛於潢汙魚鼈媿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踞昊蒼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隋之珍也時

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
眇目於毫分逢蒙絕技於弧矢般輸推巧於斧斤良樂
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和鵲發精於鍼石研桑
心計於無垠走亦不任厠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
文

釋誨

蔡邕

閒居玩古不交當世感東方朔客難及揚雄班固崔
駟之徒設以自通乃斟酌羣言避其是而矯其非作

釋誨以戒厲云爾

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
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
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銜仲尼設執鞭之言
甯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豢牛之事夫如是則聖哲之
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稟醇和之靈單
思典籍韞櫝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沉精重淵抗志
高冥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羣

揚芳飛文登天庭序彞倫掃六合之穢慝清宇宙之埃
塵連光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雲時逝歲暮默而無聞
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崇英逸
偉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美者荷榮祿而
蒙賜盍亦回塗要路俛仰取容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
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夫獨未之思耶何為
守彼而不通此胡老傲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覩曖昧
之利而忘昭哲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

公子謾爾歛袂而興曰胡為其然也胡老曰居吾將釋汝昔自太極君臣始基有義皇之洪寧唐虞之至時三代之隆亦自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於斯已降天網縱人紘弛王塗壞太極隨君臣土崩上下瓦解於是知者騁詐辨者馳說武夫奮畧戰士講銳電駭風馳霧散雲披變詐乖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綰萬金或談崇朝而錫瑞珪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駢組陸離隆貴翕習積富無涯據巧蹈機以忘其危夫華離帶而萎條

去幹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
邪利端始萌害漸亦芽速速方穀夭夭是加欲豐其屋
乃蔀其家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石門守晨沮溺耦
耕顏歎抱璞遽瑗保生齊人歸樂孔子斯征雍渠驂乘
逝而遺輕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不可以傾也且吾聞
之日南至則黃鐘應融風動而魚上冰蕤賓統則微陰
萌蒹葭蒼蒼而白露凝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
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盪四海之殘災隆隱天

之高折緼地之基皇道惟融帝猷顯丕泝泝庶類含甘
吮滋檢六合之羣品躋之乎雍熙羣僚恭已於職司聖
主垂拱乎兩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濟濟多士端委縉
緹鴻漸盈階振鷺充庭譬猶鍾山之玉泗濱之石累珪
璧不為之盈採浮磬不為之索曩者洪源辟而四隩集
武功定而干戈戢獫狁攘而吉甫晏城濮捷而晉凱入
故當其有事也則策筮並載擗甲揚鋒不給於務當其
無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以步綽有餘裕夫世臣閤子

替御之族天隆其祐主豐其祿抱膺從容爵位自從攝
須理髯餘官委貴其進取也順傾轉圓不足以喻其便
逡巡放屣不足以况其易夫夫有逸羣之才人人有優
瞻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矇矓不稽謀於先生心恬
憺於守高意無為於持盈燦乎煌煌莫非華榮明哲泊
焉不失所寧狂淫振蕩乃亂其情貪夫殉財夸者死權
瞻仰此事體躁心煩闕謙盈之效迷損益之數騁駑駘
於修路慕騏驎而增驅卑俯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

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踣下獲熏胥之辜高受滅家之
誅前車已覆襲軌而騫曾不鑒禍以知畏懼子惟悼哉
害其若是天高地厚跼而躅之怨豈在明患生不思戰
戰兢兢必慎厥尤且用之則行聖哲也舍之則藏至順
也九河盈溢非一曲所防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今
子責匹夫以清宇宙庸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懼煙炎
之毀燔何光芒之敢揚哉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
景則日陰食元首寬則望舒朏王侯肅則月側匿是以

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時行則
行時止則止消息盈冲取諸天紀利用遭泰可與處否
樂天知命持神任已羣車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
思危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恥方將馳騁乎典籍之宗
塗休息乎仁義之淵數盤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
與為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有若乃
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闔闔闔乘天衢擁華蓋而奉
皇樞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計合謀從己之圖

也勲績不立予之辜也龜鳳山翳霧露不除踴躍草萊
祇見其愚不我知者將謂之迂修業思真棄此焉如靜
以俟命不數不渝百歲之後歸乎其居幸其獲稱天所
誘也汗漫而已非已咎也昔伯翳綜聲於鳥語葛盧辨
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供德於衡軻倭氏興
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驂騮非子享土於善圍狼臆取
右於禽囚弓父畢精於筋角飲飛明勇於赴流壽王創
基於格五東方要幸於談僂上官効力於執蓋弘羊據

相於運籌僕不能參迹於若人故抱璞而優遊於是公
子俛首降階忸怩而避胡老乃揚衡含笑援琴而歌歌
曰練余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
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生蹕宇宙而遺俗
兮眇翩翩而獨征

客傲

晉郭璞

客傲郭生曰玉以兼城為寶士以知名為賢明月不妄
映蘭葩豈虛鮮今足下既已拔文秀於叢蒼蔭弱根於

慶雲凌扶搖而竦翮揮清瀾以濯鱗而響不徹於一臯
價不登乎千金傲岸榮悴之際頡頏龍魚之間進不為
諧隱退不為放言無沉冥之韻而希風乎巖光徒費思
於鑽咏摹洞林乎連山尚何名乎夫攀驪龍之髯撫翠
禽之毛而不得絕霞肆跨天津者未之前聞也郭生燦
然而笑曰鷓鴣不可與論雲翼并蛙難與量海鰲雖然
將祛子之惑訊以未悟其可乎乃者地維中絕乾光隊
采皇運暫回廓祚淮海龍德時乘羣才雲駭藹若鄧林

之會逸翰爛若溟海之納奔濤不煩咨嗟之訪不假蒲
帛之招羈九有之奇駿咸總之於一朝豈惟豐沛之英
南陽之豪昆吾挺鋒驕駟軒髦杞梓競敷蘭蕙爭翹嚶
聲冠於伐木援類繁乎拔茅是以水無浪士巖無幽人
刈蘭不暇爨桂不給安事錯薪乎且夫窟泉之潛不思
雲翬熙水之采不羨旭晞混光耀於埃藹者亦曷願滄
浪之深秋陽之映乎登降紛於九五淪湧懸乎龍津蚓
蟻以不才陸槁蟒蛇以騰霧暴鱗連城之寶藏於褐裏

三秀雖艷糜於麗采香惡乎芬賈惡乎在是以不塵不
冥不驪不駢支離其神蕭悴其形形廢則神王跡粗而
名生體全者為犧至獨者不孤倣俗者不得以自得默
覺者不足以涉無不恢心而形遺不外累而知喪無巖
穴而冥寂無江湖而放浪玄悟不以應機洞鑒不以昭
曠不物物我我不是是非非忘意非我意得意非我懷
寄羣籟乎無象域萬殊於一歸不壽殤子不夭彭涓不
壯秋毫不小太山蚊蚋與天地齊流蜉蝣與大椿齒年

然一闔一開兩儀之跡一冲一溢懸象之節渙沍期於
寒暑彫蔚要乎春秋青陽之翠秀龍豹之委穎駿狼之
長暉玄陸之短景故臯壤為悲欣之府蝴蝶為物化之
器矣夫欣黎黃之音者不顰蟋蟀之吟詔雲臺之觀者
必闕帶索之歡縱蹈而咏採薺擁壁而歎抱關戰機心
以外物不能得意於一弦悟往復於嗟嘆安可與言樂
天者乎若乃莊周偃蹇於漆園老萊婆娑於林窟巖平
沉漠於塵肆梅真隱淪乎市卒梁生吟嘯而矯迹焦先

混沌而槁机阮公昏酣而賣傲翟與遜形以倏忽吾不能幾韻於數賢故寂然玩此員策與智骨

起廢答

唐柳宗元

柳先生既會州刺史即治事還遊於愚溪之上溪上聚鰲老壯齒十有一人謾足以進列植以慶卒事相顧加進而言曰今茲是州起廢者二焉先生其聞而知之歟答曰誰也曰東祠壁浮圖中廐病顙之駒曰若是何哉曰凡為浮圖道者都邑之會必有師師善為律以勅戒

始學者與女釋者甚尊嚴且優游躋浮圖有師道少而
病躋日愈以劇居東祠十年扶服輦曳未嘗及人側匿
愧恐殊甚今年他有師道者悉以故去始學者與女釋
者悵悵亡所師遂相與出躋浮圖以為師盥濯之扶持
之壯者執輦幼者前驅披以其衣尊以其旗怵惕疾視
引且翼之躋浮圖不得已凡師數百生日饋飲食時獻
巾悅洋洋也舉莫敢踰其制中庖病顛之駒顛之病亦
且十年色玄不麗無異技磴然大耳然以其病不得齒

他馬食斥棄異阜恒少食屏立擯辱掣頓異甚垂首披
耳懸涎屬地凡廐之馬亡肯為伍會今刺史以御史中
丞來涖吾邦屏棄羣駟舟以沂江將至亡以為乘廐人
咸曰病穎駒大而不龐可秣飾馬他馬已焚痺狹亡可
當吾刺史者於是衆牽駒上燥土大廐下薦之席縻之
絲絡剔蚤鬚刮惡除洩莖以雕胡秣以香蕘錯貝鱗縷
鑿金文羈絡以和鈴纓以朱綾或膏其鬣或靡其雕御
夫盡飾然後敢持除道履石立之水涯幢旗前羅扛蓋

後隨千夫翼衛當道上馳抗首出臆衆奮遨嬉當是時
若有知也豈不曰宜乎先生曰是則然矣叟將何以教
我鬣老進曰今先生來吾州亦十年足軼疾風鼻知膾
香腹溢儒書口盈憲章包今統古進退齊良然而一廢
不復曾不若躡足涎頰之猶有遭也朽人不識敢以其
惑願質之先生先生笑且答曰叟過矣彼之病病乎足
與頰也吾之病病乎德也又彼之遭遭其無耳今朝廷
洎四方豪傑林立謀猷川行羣談角智列坐爭英披華

發輝揮喝雷霆老者育德少者馳聲牛角羈貫排側鱗
征一位暫缺百事交并駢倚縣足曾不得逞不若是州
之之釋師大馬也而吾以德病伏馬豈躐足涎頰之可
望哉叟之言過昭昭矣亡重吾罪於是鬻老壯齒相視
以喜且吁曰諭之矣拱揖而旋為先生病馬

愚溪對

柳宗元

柳子名愚溪而居五日溪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辱子使
子為愚耶有其實者名固從之今子固若是耶子聞閩

有水生毒霧厲氣中之者温屯嘔泄藏石走瀨連艦縻
解有魚馬鋸齒鋒尾而獸蹄是食人必斷而躍之乃仰
噬焉故其名曰惡溪西海有水散渙而無力不能負芥
投之則委靡墊没及底而後止故其名曰弱水秦有水
倚汨泥淖撓混沙礫視之分寸眇若睨壁淺深險易昧
昧不覲乃合清渭以自彰穢跡故其名曰濁涇雍之西
有水幽險若漆不知其所出故其名曰黑水夫惡弱六
極也濁黑賤名也彼得之而不辭窮萬世而不變者有

其實也今子甚清與美為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載方舟朝夕者濟焉子幸擇而居子而辱以無實之名以為愚卒不見德而肆其誣豈終不可革耶柳子對曰汝誠無其實然以吾之愚而獨好汝汝惡得避是名耶且汝不見貪泉乎有飲而南者見交趾寶貨之多光溢於目思以兩手左右攫而懷之豈泉之實耶過而往貪焉猶以為名今汝獨招愚者居焉久留而不去雖欲革其名不可得矣夫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用

者宜邇伏者宜遠今汝之托也遠王都三千餘里仄僻
迴隱蒸鬱之與曹螺蚌之與居惟觸罪擯辱愚陋黜伏
者日侵侵以遊汝闖闖以守汝汝欲為智乎胡不呼今
之聰明皎厲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一經
於汝而唯我獨處汝既不能得彼而見獲於我是則汝
之實也當汝為愚而猶以為誣寧有說耶曰是則然矣
敢問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柳子曰汝欲窮我之愚
說耶雖極汝之所往不足以申吾喙涸汝之所流不足

以濡吾翰姑示子其畧吾茫洋乎無知冰雪之交衆裘
我絺漉暑之鑠衆從之風而我從之火吾盪而趨不知
太行之異乎九衢以敗吾車吾放而遊不知呂梁之異
乎安流以沒吾舟吾足蹈坎井頭抵木石衝冒榛棘僵
仆虺蜴而不知怵惕何喪何得進不為盈退不為抑荒
涼昏默卒不自克此其大凡者也願以是汙汝可乎於
是溪神深思而歎曰嘻有餘矣是及我也因俯而羞仰
而吁涕泣交流舉手而辭一晦一明覺而莫知所之遂

書其對

設漁者對智伯

柳宗元

智氏既滅范中行志益大合韓魏圍趙水晉陽智伯瑤
乘舟以臨趙且又往來觀水之所自務速取焉羣漁者
有一人坐漁智伯怪之問焉曰若漁幾何曰臣始漁於
河中漁於海今主大茲水臣是以來曰若之漁何如曰臣
幼而好漁始臣之漁於河有魴鱣鱸鰻者不能自食以
好臣之餌日收者百焉臣以為小去而之龍門之下伺

大鮪焉夫鮪之來也從魴鯉數萬垂涎流沫後者得食
焉然其饑也亦返吞其後愈肆其力逆流而上慕為螭
龍及夫抵大石亂飛濤折鰭禿翼顛倒頓踣順流而下
宛委冒懵環坻溆而不能出嚮之從魚之大者幸而喙
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為小聞古之漁有任公子者
其得益大於是去而之海上北浮於碣石求大鯨焉臣
之具未及施見大鯨驅羣蛟逐肥魚於渤澥之尾震動
大海簸掉巨島一吸而食若舟者數十勇而未已貪而

不能止北虺於碣石槁馬嚮之以為食者反相與食之
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為小聞古之漁有太公者其得益
大釣而得文王於是舍而來智伯曰今若遇我也如何
漁者曰嚮者臣已言其端矣始晉之侈家若欒氏祁氏
卻氏羊舌氏以十數不能自保以貪晉國之利而不見
其害主之家與五卿嘗裂而食之矣是無異魴鱣鱸鱉
也腦流骨腐於主之故鼎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悟又
有大者焉若范氏中行氏貪人之土田侵人之勢力慕

為諸侯而不見其害主與三卿又裂而食之矣脫其鱗
膾其肉剗其腸斷其首而棄之鯤鯨遺種莫不備俎豆
是無異夫大鮪也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悟又有大者
焉吞范中行以益其肥猶以為不足力愈大而求食愈
無饜驅韓魏以為羣蛟以逐趙之肥魚而不見其害貪
肥之勢將不止於趙臣見韓魏懼其將及也亦幸主之
憾於晉陽其目動矣而主乃傲然以為咸在几俎之上
方磨其舌抑臣有恐焉今輔果舍族而退不肯同禍段

規怨深而造謀主之不悟臣恐主為大鯨首解於邯鄲
鬣推於安邑胃披於上黨尾斷於中山之外而腸流於
大陸為鱻鮮同薨以充三家子孫之腹臣所以大懼不然
主之勇力强大於文王何有智伯不悅終以不悟於是
韓魏與趙合滅智氏其地三分

寓居對

孫樵

長安寓居闔戶諷書悴如凍灰癯如稿柴志枯氣索恍
恍不樂一旦有曾識面者排戶入室咤駭唧唧且曰憊

邪餓邪何自殘邪則對曰樵天付窮骨宜安守拙無何
提筆入貢士列抉文倒魄讀書爛舌十試澤官十黜有
司知已日懈朋從分離矧遠來關東素裝鎖空一入長
安十年屢窮長日猛赤餓腸火迫滿眼火黑晡西方食
暮雪嚴冽入夜斷骨穴衾敗褐到曉方活古人取文其
責益輕一篇跳出至死馳名今人取文章章貴竒一句
戾意卷前知解言念每歲徂春背暑洗剔精魂澄拓襟
慮曉窗夜燭上下雕斲言必高儲思必深字字磨校

以牢知音况榮辱撓其外得失戕其內機穽在乎足鋒
及在乎背吾非檻豕籠雖其能窮而反諛乎客退遂書
几為歌曰肥於貌孰與肥其道求於人孰與求其身處
乎出乎孰為得而孰為失乎

乞巧對

孫樵

孟秋暮天當庭布筵有瓜於盤有果於盆拜而言若祈
於神者從而問之對曰七夕祈巧祀也若有求乎樵應
之曰吾守吾拙以全吾節巧如可求適為吾羞彼巧在

言便便翻翻出口簧然媚於人間革白成黑蠱直殘德
譽跖為聖諧回為賊離間君親賣亂家國彼巧在文摘
竒奪新轄字東句程稽合度磨韻調聲決濁流清雕枝
鏤英花關窠明至有破經碎史稽古倒置大類於排觀
者啓齒下醜沈謝上殘騷雅取媚於時古風不歸彼巧
在官竊譽假善齧舌鉗口媚竈賂權忍恥受侮愧畏如
鼠望塵掃門指期九遷君納於達贊唱菲菲翫世偷安
敗俗紊官彼巧在工瓌詭不窮唾古笑朴雕鏤錯落憑

雲亘天護霍延綿窮侈殫塵越禮踰制繡紋錦幅雲綃
霧縠若出鬼力大蠹婦織遂使俗尚浮華名溺於奢凋
家磨國未逞胃臆盡於化源戕此民力由此觀之巧何
足云吾寶吾拙雖與事濶優游經史卧雲嘯月九衢喧
喧夾路朱門曉鼓一發車馳馬奔子方高枕偃然就寢
腹搖鼻息夢到鄉國槐花撲庭鳴蜩噪晴懷軸囊刺門
門買聲子方屏居詠歌吾廬對松欹石莫知其餘上天
付性吾豈無命何求於巧以撓吾靜吾方欲上叫帝閭

以室巧門使天下人各歸其根無慮無思其樂怡怡耕
食織衣如上古時巧乎巧乎將何所施為

賓主辨

宋晁補之

晁子既擴陶子歸去來詞以名其居而記之自以聞道
歷年而為潛不足中慙而疑隱几去智則方寸之地廓
然其虛若兩丈夫為賓與主巾裾而坐廬賓曰子道與
吾殊而多謂子類余豈其然乎凡子以躁樂吾靜隘悅
吾和子人之放也而多謂與我自放者同科我遺夫世

者已盡子緣於物者尚多而子賓賓焉以從我奈何主
人曰萬物聚間千古並塗而求諸其間天地異職父子
殊面莫大且親而相因以判今賓方欲合兩人為一體
則物我蠱起不可得而止賓不通之則自賓之身十指
長短兩目大小肝膽共絡而楚越畫界也况賓出千載
之上我起千載之下別族離居所遭異者而賓乃斬然
為聞方且病我之浮氣獨不傷賓之大同乎賓自揣心
日化年改壯異幼時老乖壯日今是昨非前棄後拾使

賓自操且不可得蓋孔子聖人猶六十化智如惠子徒
觀其勤未知其謝賓如通之則齊嬰公扈離立易心夢
為魚鳥可與飛沉况我欲遵子若是其賓賓者邪如賓
之詞委心去留乘化歸盡化乃所過胡可以吝我之慕
賓亦以是近躁靜隘和曰情非性人放自放非故曰命
極則俱極進則皆進賓遺夫世者雖盡而猶多我緣於
物者雖多而必盡則又胡可以賓之既瘳而傲我之方
病也水既蛻地氣又蛻水吾方解我之不然而經賓之

所以則我既化矣雖六十改未知為數也且物固以其
近相慕昔伯宗人言其似陽父則憚桓温婢以為類劉
琨則欣夫陽父劉琨狗權殞身而夸者慕焉恐不得鄰
前輿既覆後轍不送彼皆炫智而鬪力角驅而競奔故
強弱斯在而勝負可論也今我與賓既已俱出乎忘我
之境而同塞乎累物之門得失安在是非奚存哉賓獨
不聞魯男子之拒托宿者乎發曰子胡不若柳下惠男
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

惠之可而孔子以謂學柳下惠者多矣然未有似於斯人今欲使我如賓解組長違我則不可可在佚身賓則猶我譬魯男子審已故其為柳下惠也不以其同而以異及其至焉一也可不可安寄賓亦奚以知我不與賓同至於葛天氏之地以謂何如於是賓唯而起主人送之不離席則霍然若悟乃書之記後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四十八至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吳垣

謄錄監生臣劉天倫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四十四

明 賀復徵 編

箴

劉勰曰箴者試也蓋醫者以箴石刺病故有所諷刺而救其失者謂之箴古有夏商二箴見於尚書大傳解及昌氏春秋然餘句雖存而全文已缺獨周太史辛甲命百官箴王闕而虞人一篇備載於左傳於是

揚雄傲而為之其後作者相繼而亦用以自箴故其
品有二一曰官箴二曰私箴大抵皆用韻語以垂警
戒

虞箴

周辛甲

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
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於原獸忘其國恤而思
其慮壯武不可重用不愆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皇太子箴

周王褒

臣聞教化原始詠歌不足政俗既移風雅斯變伏惟皇
明御宇功均造物改文為質斷彫成素皇太子洵雷居
震明兩作離春夏干戈秋冬羽籥叔譽慙五稱之對師
曠降四馬之恩竊以太史官箴虞書所誡永樹芳烈丞
相所以垂文深覩安危太傅以之陳訓敢自斯義獻箴
云爾

天生蒸民司牧斯樹咸熙庶績式昭王度惠民垂統元
良繼體麗正離暉唯機天啟令問令望聞詩聞禮從曰

撫軍守曰監國秋坊通夢春宮養德桓榮獻書荀攸觀
則元子為士齒卿命秩朝服寢門迴車作室正陽君位
喬枝父道臣子所崇忠孝為寶勿謂居尊禍福無門勿
謂親賢王道無偏無謂慮始無為事先損之又損全之
又全無往不復無平不陂美疚甘言鮮不為累則哲唯
難知人未易居室為善分陰無棄亡保其存危安其位
神聽不感天嫉斯忌文昌著于前星拒鬯絲於守器庶
僚斯箴敢告闕寺

冀州牧箴

揚雄自此以下
二十八箴俱雄作

洋洋冀州鴻原大陸岳陽是都島夷皮服潺湲河流夾
以碣石三后攸降列為侯伯降周之末趙魏是宅冀土
靡沸炫沄如湯更盛更衰載從載橫陪臣擅命天王是
替趙魏相反秦拾其弊北築長城恢夏之場漢興定制
改封藩王仰覽前世厥力孔多初安如山後崩如崖故
治不忘亂安不遺危周宗自怙云焉有予隳六國奮矯
果絕其維牧臣司冀敢告在階

兗州牧箴

悠悠濟河兗州之寓九河既導雷夏攸處草繇木條漆
絲絺紵濟漯既通降丘宅土成湯五徙卒都於亳盤庚
北渡牧野是宅丁感雒雉祖已伊忠爰正厥事遂緒高
宗厥後陵遲顛覆湯緒西伯戡黎祖伊奔走致天威命
不恐不震婦言是用牝雞司晨三仁既知武果戎殷牧
野之禽豈能復耽甲子之朝豈能復笑有國雖久必畏
天咎有民雖長必懼人殃箕子獻歎厥居為墟牧臣司

充敢告執書

青州牧箴

茫茫青州海岱是極鹽鐵之地鉛松怪石羣水攸歸萊
夷作牧貢篚以時莫怠莫違昔在文武封呂於齊厥土
塗泥在丘之營五侯九伯是討是征馬殆其銜御失其
度周室荒亂小白以霸諸侯僉服復尊京師小白既沒
周室陵遲嗟茲天王附命下土失其法度喪其文武牧
臣司青敢告執矩

徐州牧箴

海岱伊淮東海是渚徐州之土邑于蕃宇大野既瀦有
羽有蒙孤桐蠙珠泗沂攸同實列蕃蔽侯衛東方民好
農蠶大野以康帝癸及辛不祇不恪沈湎于酒而忘其
東作天命湯武勦絕其緒降周任姜鎮于瑯邪姜姓絕
苗田氏攸都事由細微不慮不圖禍如丘山本在萌芽
牧臣司徐敢告僕夫

揚州牧箴

矯矯揚州江漢之潏彭蠡既瀦陽鳥攸處橘柚羽貝瑤
琨篠蕩閩越北垠沅湘攸往獮矣淮夷蠢蠢荆蠻翩翩
昭王南征不旋人咸躓於垤莫躓於山咸跌於污莫跌
於川明哲不云我昭蒙童不云我昏湯武聖而師伊呂
桀紂悖而誅逢干蓋邇不可不察遠不可不親靡有孝
而逆父罔有義而忘君太伯遜位基吳紹類夫差一誤
太伯無祚周室不匡勾踐入霸當周之隆越裳重譯春
秋之末侯甸叛逆元首不可不思股肱不可不孳堯崇

屢省舜盛欽謀牧臣司揚敢告執籌

荊州牧箴

杳杳巫山在荆之陽江漢朝宗其流湯湯夏君遭鴻荆
衡是調雲夢塗泥包匭菁茅金玉砥礪象齒元龜貢篚
百物世世以饒戰戰慄慄至桀荒溢曰我在帝位若天
有日不慎庶國孰敢余奪亦有成湯果秉其鉞放之南
巢號之以桀南巢茫茫包楚與荆風烈以悍氣銳以剛
有道後服無道先強世雖安平無敢逸豫牧臣司荆敢

告執御

豫州牧箴

郁郁荆河伊洛是經榮播泉漆惟用攸成田田相拏廬廬相距夏殷不都成周攸處豫野所居爰在鶉墟四隩咸宅寓內莫如陪臣執命不慮不圖王室陵遲喪其爪牙靡哲靡聖捐失其正方伯不維韓卒擅命文武孔純至厲作昏成康孔寧至幽祚傾故有天下者母曰我大莫或余敗母曰我強靡克余亡夏宅九州至于季世放

于南巢成康太平降及周微帶蔽屏營屏營不起苑于
孫子王赧為極實絕周祀牧臣司豫敢告柱史

益州牧箴

巖巖岷山古曰梁州華陽西極黑水南流茫茫洪波鯨
堙降陸于時八都厥民不隩禹導江沱岷嶠啓乾遠近
底貢磬錯砮丹絲麻條暢有粳有稻自京徂畛民攸溫
飽帝有桀紂酒沈頗僻遏絕苗民滅夏殷績爰周受命
復古之常幽厲夷業破絕為荒秦作無道一方潰叛義

兵征暴遂國于漢拓開疆宇恢梁之野列為十二光羨
虞夏牧臣司梁是職是圖經營盛衰敢告士夫

雍州牧箴

黑水西河橫截崑崙邪指閭闔畫為雍垠上侵積石下
礙龍門自彼氐羌莫敢不來庭莫敢不來王每在季主
帝失厥緒侯紀不貢荒侵其甯陵遲衰微秦據以戾興
兵山東六國顛沛上帝不寧命漢作京隴山以徂列為
西荒南排勁越北啟強胡并連屬國一護攸都蓋安不

忘危感不諱衰牧臣司雍敢告綴衣

幽州牧箴

蕩蕩平川惟冀之別北阨幽都戎夏交偏伊昔唐虞實
為平陸周末荐臻迫于獯鬻晉溺其陪周使不阻六國
擅權燕趙本都東限濊貊羨及東胡彊秦北排蒙公城
塏大漢初定介狄之荒元戎屢征如風之騰義兵涉漠
偃我邊萌既定且康復古虞唐盛不可不圖衰不可或
忘隄潰蟻穴器漏箴芒牧臣司幽敢告侍傍

并州牧箴

雍別朔方河水悠悠北辟獯鬻南界涇流畫茲朔土正
直幽方自昔何為莫敢不來貢莫敢不來王周穆遐征
犬戎不享爰貊伊德侵玩上國宣王命將攘之涇北宗
周罔職日用爽蹉既不俎豆又不干戈犬戎作亂斃于
驪阿太上曜德其次曜兵德兵俱顛靡不悻荒牧臣司
并敢告執綱

交州牧箴

交州荒裔水與天際越裳是南荒國之外爰自開闢不
羈不絆周公攝祚白雉自獻昭王陵遲周室是亂越裳
絕貢荆楚逆叛四國內侵蠶食周宗臻于季叔遂入滅
亡大漢受命中國兼該南海之宇聖武是恢稍稍受羈
遂臻黃支杭海三萬來牽其犀威不可不憂隆不可不
懼顧瞻陵遲而忘其規摹亡國多逸豫而存國多難泉
竭中虛池竭瀨乾牧臣司交敢告執憲

光祿勳歲

經兆宮室畫為中外廊殿門閨限以禁界國有周衛民
有藩籬各有攸保守以不岐昔在夏殷桀紂淫酒持牛
之飲門戶荒亂郎雖執戟謁者參差殿中成市或鼓或
鞞忘其廊廟而聚夫逋逃四方多罪載號載呶內不可
不省外不可不清德人立朝議士充庭祿臣司光敢告
執經

衛尉箴

茫茫上天崇高其居設置山險畫為防禦重垠累垓以

難不律闕為城衛以待暴卒國有以固民有以內各保
其守永修不敗維昔庶僚官得其人荷戈而歌中外以
堅齊桓怵惕宿衛不飭門非其人戶廢其職曹子標劔
遂成其詐軻挾匕首而衛人不寤二世妄宿敗於望夷
閭樂矯搜戟者不誰尉臣司衛敢告執維

太僕箴

肅肅太僕車馬是供鏘鏘和鸞駕彼時龍昔在上帝巡
狩四宅王用三驅前禽是失紂作不令武王征殷檀車

孔夏四驥孔昕僕夫執絳載駢載駟我輿云安我馬惟
閑雖馳雖驅匪逸匪愆昔在淫羿馳騁忘歸景公千駟
而淫於齊詩好牡馬牧於駟野輦車就牧而詩人興魯
廡焚問人仲尼厚醜孟子蓋惡夫廡多肥馬而野有餓
殍僕臣司駕敢告執皂

廷尉箴

天降五刑惟夏之績亂茲平民不回不辟昔在蚩尤爰
作淫刑延于苗民夏氏不寧穆王耄荒甫侯伊謀五刑

訓天周以阜基厥後陵遲上帝不厭周輕其制秦繁其
辜五刑紛紛靡遏靡止寇賊滿山刑者半道昔唐虞象
刑天民是全紂作炮烙墜民于淵故有國者無云何謂
是則是剝無云何害是剝是剖惟虐惟殺人莫予奈殷
以刑顛秦以酷敗獄臣司理敢告執謁

大鴻臚箴

蕩蕩唐虞經通垓極陶陶百王天工人力畫為上下羅
條百職人有材能察有級差遷能授官各有攸宜主以

不廢官以不隳昔在三代二季不蠲穢德慢道署非其人
人人失其材職反其官察窳荒耄國政如漫文不可武
武不可文大小上下不可奪倫鴻臣司爵敢告在鄰

宗正箴

魏魏帝堯欽親九族經哲宗伯禮有攸訓屬有攸籍各
有育子世以不錯昔在夏時太康不恭有仍二女五子
家降晉獻悖統宋宣亂序齊桓不脗而忘其宗緒周譏
戎女魯喜子同高作秦巢而扶蘇被凶宗廟荒墟魂靈

靡附伯臣司宗敢告執主

大司農箴

時惟大農爰司金穀自京徂荒粒民是斛肇自厥初實
施惟食厥僚后稷有無遷易實均實贏惟都作程旁求
衣食厥民攸生上稽二帝下閱三王什一而征為民作
常遠近貢篚百姓不忘帝王之盛咸在農殖季周爛漫
而東作不勅膏腴不獲庶物並荒府藏單虛靡積靡倉
陵遲衰微姬卒以痒秦收大半二世不瘳泣血之末海

內無聊農臣司均敢告執繇

少府箴

寶實少府奉養是供紀經九品臣子攸同海內幣帑祀
祀如雲家有孝子官有忠臣共僚率舊聖則越遵民以
不擾國以不煩昔在帝季癸辛之世酒池糟隄而象箸
以噬至於耽樂流湏而姐妹作祟共察不御不恢夏殷
喪其國康而卒以陵遲嗜不可不察欲不可不圖未嘗
失之於約常失之於奢府臣司共敢告執觚

執金吾箴

溫溫唐虞重襲純執經表九德張設武官以御寇賊如
虎有牙如鷹有爪國以自固獸以自保牙爪蔥蔥動作
宜時用之不理實反生災秦政暴戾播其威虐亡其仁
義而思其殘酷猛不可重任威不可獨行堯咨虞舜惟
思是尚吾臣司金敢告執璫

將作大匠箴

侃侃大匠經構宮室牆以禦風宇以蔽日寒暑攸除烏

鼠攸去王有宮殿民有宅居昔在帝世茅茨土階夏卑
宮觀在彼溝洫桀作瑤臺紂為璇室人力不堪而帝業
不卒詩詠宣王由儉改奢觀豐上六大屋小家春秋譏
刺書彼泉臺兩觀雉門而魯以不恢或作長府而閔子
不仁秦築驪阿嬴姓以顛故人君毋云我貴棖題是遂
毋云我富淫作極遊在彼牆屋而忘其國戮作臣司匠
敢告執猷

城門校尉箴

幽幽山川徑塞九路盤石唐芒襲險重固國有城溝家有柝柙各有攸堅民以不虞德懷其內險難其外王公設險而承以盤蓋昔在上世有殷有夏癸辛不德而設夫險阻湯武爰征而莫遏莫禦作君之危不可德少而城溝伊保不可德希而城溝是依唐虞長德而四海永懷秦恢長城而天下叛乖尉臣司城敢告侍階

上林苑令箴

芒芒大甸芘芘作穀山有陘陸野有林麓夷原污藪禽

獸攸伏魚鼈以時芻蕘咸殖國以殷富民以家給昔在
帝畀共田徑游弧矢是尚而射夫封豕不顧於愆卒遇
後憂是以田獲三驅不可過差麇鹿攸伏不如德至衡
臣司虞敢告執指

司空箴

普彼坤靈侔天作則分制五服劃為萬國乃立地官空
惟是職茫茫九州都鄙盈區網以羣牧綴以方侯烈烈
雋又翼翼王臣臣當其官官宜其人九一之政七賦以

均昔在季葉班祿遺賢培克充朝而象恭滔天匪人斯
力匪政斯勅流貨市寵而苞苴是鬻王路斯浮孰不傾
覆空臣司土敢告在側

太常箴

翼翼太常實為宗伯穆穆靈祇寢廟奕奕稱秩元祀班
于羣神我祀既祇我筮孔蠲匪愆匪忒公尸攸宜弗祈
弗求惟德之報不矯不誣庶無罪悔昔在成湯葛為不
弔棄禮慢祖夔子不祀楚師是虜魯人躋僖臧文不寤

文隳太室桓納郃賂災降二宮用誥不祧故聖人在位
母曰我貴慢行繁祭母曰我材輕身恃巫東鄰之獲牛
不如西鄰麥魚秦殞望夷隱斃鍾巫常臣司宗敢告執

書

尚書箴

皇皇聖哲允勅百工命作齋慄龍為納言是機是密出
入朕命王之喉舌獻善宣美而譏說是折我視云明我
聽云聰載夙載夜惟允惟恭故君子在室出言如風動

於民人渙其大號而萬國平信春秋譏漏言易稱不密則失臣允吉其和巽吝其頻書稱其明申申厥鄰昔秦尚權詐官非其人符璽竊發而扶蘇殞身一姦愆命七廟為墟威福同門牀上維韋書臣司命敢告侍隅

博士箴

洋洋三代典禮是修畫為辟雍國有學校侯有泮宮各有攸教德用不陵昔在文王經啓其軌勗于德音而思皇多士多士作楨惟周以寧國人興讓虞芮質成公劉

挹行潦而濁亂斯清官操其業士執其經昔聖人之綏
俗莫美於施化故孔子觀夫大學而知為王道之易易大
舜南面無為而衽席平還師階級之間三苗以懷秦作
無道斬決天紀漫彼王迹而坑夫術士詩書是氓家言
是守俎豆不陳而顛其社稷故仲尼不對問陳而瑚簋
是遵原伯非學而閔子知周之不振儒臣司典敢告在
賓

太尉箴

崔駰

天官冢宰庶僚之率師錫有帝命虞作尉爰叶台極妥
平國域制軍詰禁王旅惟式九州用綏羣公咸治干戈
載戢宿纒其紀上之云據下之云戴苟非其人戮我帝
載昔周人思文公而召南詠甘棠昆吾隆夏伊摯盛商
季世頗僻禮用不匡無曰我強莫余敢喪無曰我大輕
戰好殺紂師百萬卒以不艾宰臣司馬敢告在際

河南尹箴

崔駰

茫茫天區畫冀為京商邑翼翼四方是營唐虞商周河

洛是居成王邲郟以處鶉墟諸夏勁強是從是橫徹我
墻屋而師尹不匡霸奪其權宗器以分圖籍遷齊九鼎
入秦

司徒箴

崔駰

天鑒在下仁德是興乃立司徒亂茲黎蒸茫茫庶域率
土初初人具爾瞻四方是維乾乾夕惕靡怠靡違敬敷
五教九德咸事嗇人用章黜眚是富無曰余恃忘予爾
輔無曰余聖以忽執政匪用其良乃荒厥命庶績不怡

疾于爾祿豐其折右而鼎覆其餗書歌股肱詩刺南山
尹氏不堪國度斯慙徒臣司衆敢告執藩

大理箴

崔駰

邈矣臯陶翊唐作士設為犴狴九刑允理如石之平如
淵之清三槐九棘以質以聽罪人斯殛凶旅斯迸熙又
帝戴旁施作明昔在仲尼哀矜聖人子罕禮刑衛人釋
艱釋之其忠勲亮孝文于公哀寡定國廣門曼哉邈矣
舊訓不遵主慢臣驕虐用其民賞以崇欲刑以肆忿紂

作炮烙周人滅殷夏用淫刑湯誓其軍衛鞅酷烈卒殞
于秦不疑加害禍不反身嗟茲大理慎于爾官賞不可
不思斷不可不虔或有忠而見害或有孝而見殘吳沈
伍胥殷剖比干莫遂爾情是截是刑無遂爾心以速以
殛天鑒在顏無細不錄福善災惡其儆甚速理直司律
敢告執獄

東觀諸箴

崔瑗

洋洋東觀古之史官三墳五典靡義不貫左書右

記其言辛尹顧訪文武明宣倚相見寶荆國以安何以
季世咆哮不虔在強奮矯而戮彼逢干衛巫監謗國莫
敢言狐突見斥淖齒見殘焚文坑儒羸反為漢巫蠱之
毒殘者數萬嗟嗟後王曷不斯鑒是以明哲先識擇木
而處夏終殷摯周冊晉黍或笑或泣抱籍遁走三葉靖
公果喪厥緒宗廟墮夷遠之荆楚麥秀之歌億載不腐
史臣司藝敢告侍後

河隄謁者箴

崔瑗

有夏作空爰奠山川導河積石鑿於龍門疏為砥柱率
彼河許大陸既礙播於北野濟漯咸順沂泗從流江淮
湯湯而冀宅乃州澹菑滅滅東歸於海九野孔安四隩
不殆爰及周衰夏績陵遲導非其尊堙非其堙八野填
淤水高民居湓湓滂泊屢決金隄瓠子潺湲宣房作歌
復臣司水敢告執河

外戚箴

崔琦

赫赫外戚華寵煌煌昔在帝舜德隆英皇周興三母有

華崇湯宣王晏起姜后脫簪齊桓好樂衛姬不音皆輔
王以禮扶君以仁達才進善以義濟身爰暨衰葉漸已
虛頽貫魚不叙九御差池晉國之難禍起於驪惟家之
索牝雞之晨專權擅愛顯已蔽人陵長間舊圯剝至親
並后匹嫡淫女斃陳匪賢是上春為司徒荷爵負乘采
食名都詩人是刺德用不恤暴卒感婦拒諫自孤蝮蛇
真心縱毒不辜諸父是殺孕子是剗天怒地忿人謀鬼
圖甲子昧爽身首分離初為天子後為人螭非但耽色

母后尤然不相率以禮而競獎以權先笑後號卒以辱
殘家國泯絕宗廟燒燔妹嬉喪夏褒似斃周妲已亡殷
趙靈沙丘戚姬人豕呂宗以敗陳后作巫卒死於外霍
欲鳩子身乃懼廢故曰無謂我貴天將爾摧無恃常好
色有歎微無怙常幸愛有陵遲無曰我能天人爾違患
生不德福有慎機日不常中月盈有虧履道者固仗勢者
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

諫大夫箴

崔寔

於昭上帝迪茲既哲匪於水鑒惟人是察處有誦訓出
有旅賁木鐸之求爰納道人各有攸訊政以不紊昔在
大禹拜承昌言癸辛暴戾虐及於天逮於周厲慢德不
綱煦煦胥讒人謗乃作不顧厥愆是討是格庶類不堪
流之彘宅防人之口譬諸防川豈不速止潰乃潏潏潺
湲尚塞言擁為賊默默之患用顛厥國諫臣司議敢告
執翼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四十五

明 賀復徵 編

箴二

乘輿箴

晉潘尼

易稱有天地然後有人倫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傳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然君臣父子之道天地人倫之本未有以先之者也故天生蒸人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將以

導羣生之性而理萬物之情豈以寵一人之身極無量之欲如斯而已哉夫古之為君者無欲而至公故有茅茨土階之儉而後之為君有欲而自利故有瑤臺瓊室之侈無欲者天下共推之有欲者天下共爭之推之之極雖禪代猶脫屣爭之之極雖刼殺而不避故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安可求而得辭而已者乎夫修諸已而化諸人出乎邇而見乎遠者言行之謂也故人主所患莫甚于不知其過而所美莫美於好聞

其過若有君於此而曰予必無過唯其言而莫之違斯
孔子所謂其庶幾乎一言而喪國者也蓋君子之過如
日月之蝕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雖以堯舜禹
湯之盛必有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盤杆之銘無諱之史
所以開其邪僻而納諸正道其自維持如此之備故箴
規之興將以救過補闕然猶依違諷喻使言之者無罪
聞之者足以自誠先儒既援古義舉內外之殊而高祖
亦序六官論成敗之要義正辭約又盡善矣自虞人箴

以至於百官非唯規其所司誠欲人主斟酌其得失焉
春秋傳曰命百官箴王闕則亦天子之事也尼以為王
者膺受命之期當神器之運總萬機而撫四海簡羣才
而審所授孜孜於得人汲汲於聞過雖廷爭面折猶將
祈請而求焉至於箴規諫之順者曷為獨闕之哉是以
不量其學陋思淺因負擔之餘嘗試撰而述之不敢斥
至尊之號故以乘輿目篇蓋帝王之事至大而古今之
變至衆文繁而義詭意局而辭野將欲希企前賢髣髴

崇軌譬猶丘垤之望華岱恒星之繫日月也其不逮明
矣

元元遂初芒芒太始清濁同流玄黃錯峙上下弗形尊
卑靡紀赫胥優哉大庭尚矣皇極啓建兩儀既分彝倫
永敘萬邦已紛國事明主家奉嚴君各有攸尊德用不
勤義農已降暨於夏殷或禪或傳乃質乃文太上無名
下知有之仁義不存而人歸孝慈無為無執何欲何思
忠信之薄禮刑實滋既譽既畏以侮以欺作誓作盟而

人始叛疑煌煌四海藹藹萬乘匪誓焉憑左輔右弼前
凝後丞一日萬機業業兢兢夫出其言善則千里是應
而莫予違亦喪邦有徵樞機之動式以廢興殷監不遠
若之何勿徵且厚味腊毒豐屋生災辛作璇室而夏興
瑤臺糟丘酒池象箸玉杯厥肴伊何龍肝豹胎惟此哲
婦職為亂階殷用喪師夏亦不恢是以帝堯在位茅茨
不翦周文日昃昧旦丕顯夫德輜如毛而或舉之者鮮
故漢有慙德武未盡善下世道衰末俗化淺耽樂逸遊

荒淫沈湎不式古訓而好是佞辨不遵王路而覆車是
踐成敗之效載在先典匪唯陵夷厥世用殄故曰樹君
如之何將人是司牧視之猶傷而知其寒燠故能撫之
斯柔而敦之斯睦無遠不懷靡思不服夫豈厭縱一人
而玩其耳目內迷聲色外荒馳逐不修政事而終於顛
覆昔唐氏授舜舜亦命禹受終納祖丕承天叙放桀惟
湯剋殷伊武故禪代非一姓社稷無常主四嶽三塗九
州之阻彭蠡洞庭殷商之旅虞夏之隆非由尺土而紂

之百剋卒於絕緒故王者無親唯在擇人傾蓋惟舊白
首乃新望由釣夫伊起有莘負鼎鼓刀而謀合聖神夫
豈借官左右而取介近臣蓋有國有家者莫云我聽或
此面從莫謂我智聽受未易甘言美疾尠不為累由夷
逃寵遠於脫屣奈何人主位極則侈知人則哲惟帝所
難唐朝既泰四族作奸周室既隆而管蔡不虔匪我二
聖孰彌斯患若九德咸受雋又在官君非臣莫治臣非
君莫安故書美康哉而易貴金縢有皇司國敢告納言

太師箴 嵇康

浩浩太素陽曜陰凝二儀陶化人倫肇興厥初冥昧不
慮不營欲以物開患以事成犯機觸害智不救生宗長
歸仁自然之情故君道自然必託賢明茫茫在昔罔或
不寧赫胥既往紹以皇義默靜無文大朴未虧萬物熙
熙不夭不離爰及唐虞猶篤其緒體資易簡應天順矩
絺褐其裳土木其宇物或失性懼若在予疇咨熙載終
禪舜禹夫統之者勞仰之者逸至人重身棄而不恤故

子州稱疾石戶乘桴許由鞠躬辭長九州先王仁愛愍世憂時哀萬物之將頽然後莅之下逮德衰大道沈淪智惠日用漸私其親懼物乖離擘義畫仁利巧愈競繁禮屢陳刑教爭施天性喪真季世陵遲繼體承資憑尊恃勢不友不師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故君位益侈臣路生心竭智謀國不吝灰塵賞罰雖存莫勸莫禁若乃驕盈肆志阻兵擅權矜威縱虐禍蒙丘山刑本懲暴今以脅賢昔為天下今為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喪亂弘

多國乃隕顛故殷辛不道首綴素旗周胡敗度羗人是
謀楚靈極暴乾谿潰叛晉厲殘虐樂書作難主父棄禮
穀胎不牢秦皇荼毒禍流四海是以亡國繼踵古今相
承醜彼摧滅而襲其亡徵初安若山後敗如崩臨刃振
鋒悔何所增故居帝王者無曰我尊慢爾德音無曰我
強肆于驕淫棄彼佞倖納此逕顏諛言順耳染德生患
悠悠庶類我控我告唯賢是授何必親戚順乃造好民
實胥效治亂之原豈無昌教穆穆天子思問其憊虛心

導人允求讜言師臣司訓敢告在前

吏部尚書箴

傅玄

明明王軌制為九秩君執常道臣有定職各有攸司入
用不慝貴無常尊賤不指卑不明厥德國用顛危昔舜
舉咎繇而雋入在官湯舉阿衡而不仁流屏且表正而
象平日夕而景側處喉舌者患銓衡之無常不患於不
明故曰無謂隱微廢公任私無好自專違衆取怨是以
古之君子無親無疎縱心大倫修己以道弘道以身易

貴好爵書慎官人官不可妄授職不可闇受能者養之
致福不能者弊之招咎衡臣司書取告左右

尚書箴

張華

明明先王開國承家作制垂憲仰觀列曜府令百官政
用罔憊昔舜納大麓七政以齊內成外平而風雨不迷
仲山翼周靡剛靡柔補我袞闕玉我王猷王猷允塞而
四海咸休雖曰聖明必資良材無曰我智官不任能發
言如絲其出成綸千里之應樞機在身世季道缺天網

縱替既無老成改舊法制法制不修不長厥裔尚臣司
臺敢言侍衛

女史箴

張華

茫茫造化二儀既分散氣流形既陶既甄在帝庖犧肇
經天人爰始夫婦以及君臣家道以正而王猷有倫婦
德尚柔含章貞吉婉嫕淑慎正位居室施衿結褵虔恭
中饋肅慎爾儀式瞻清懿樊姬感莊不食鮮禽衛女矯
桓耳忘和音志厲義高而二主易心玄熊攀檻馮媛趨

進夫豈無畏知死不恡班妾有辭割驪同輦夫豈不懷
防微慮遠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日中則昃月
滿則微崇猶塵積替若駭機人咸知飾其容而莫知飾
其性性之不飾或愆禮正斧之藻之克念作聖出其言
善千里應之苟違斯義則同衾以疑出言如微而榮辱
由茲勿謂幽昧靈監無象勿謂玄漠神聽無響無矜爾
榮天道惡盈無恃爾貴隆隆者墜鑒於小星戒彼攸遂
比心螽斯則繁爾類驩不可以黷寵不可以專專實生

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美者自美翻以取尤
冶容求好君子所讐結恩而絕職此之由故曰翼翼矜
矜福所以興靖恭自思榮顯所期女史斯箴敢告庶姬

女史箴

裴頠

膏不厭鮮水不厭清玉不厭潔蘭不厭馨爾形信直影
亦不曲爾聲信清響亦不濁綠衣雖多無貴於色邪徑
雖利無尚於直春華雖美期於秋實冰璧雖澤期於見
日浴者振衣沐者彈冠人知正服莫知行端服美動目

行美動神天道祐順常與吉人

逸民箴

陸雲

余昔為逸民賦大將軍掾何道彥大府之後才也作反
逸民賦盛稱官人以美寵祿之華靡偉名位之大寶斐
然其可觀也夫名者實之實位者物之寄窮高有必顛
之吝溢美有大惡之尤可不慎哉故為逸民箴以戒反
正焉

浩浩太素制為兩儀經始君臣朝有俊弼野有逸民各

有攸屈而後品物有倫在昔后帝齊物達觀賞不假爵
教不示勸號謚莫設而生黎淳晏降迄中古黃象可觀
而唐文有煥乃彫乃藻大樸既散樸之既散萬百熙心
形為寵放神為利淫有翹者車命彼在林是故懷玉喪
寶而被褐解襟恬亡智生與世或競匪智無鑒匪心伊
鏡芒芒禹跡鞠為塗徑惟是每懷偏俾反正正反于寵
既尸于祿相協厥居而豐其屋祿之既尸刑為爾司屋
之既豐喪家于宮故非據之災戒之在凶人皆知存之

為存而莫知得之為喪榮猶振穎墜若頽荒咎自專寵
福在循牆是故保其安者常危而忘其存者不亡無休
爾榮身實親名無謂爾崇神期好沖戒彼覆餗冒此棟
隆慎微如顯乃保身以終自古在昔逸民有作相彼宇
宙方之委烏夫豈無不休而好是沖漠是故名利之災
至人攸恪謂予未信無寧監于桑霍天明既畏神道無
親善在求已慶由積仁無念爾本聿修厥淳執盈如虛
乃反天真逸民司正敢告官人

獄箴 唐張說

官有決曹掌茲法獄匪惟議罪亦以防欲所貴仁恕非
務寤束吏苟吹毛人安措足古之為主是戒是勗茫茫
率土蠢蠢羣生賢愚中雜真偽相傾若魚之駭如鳥之
驚不能無犯宜持以平或大或小時重時輕無以快志
期乎得情孰曰非重國之政令孰曰非輕人之性命虐
則招咎寬則納慶宜慎宜恤可畏可敬為獄則固為牢
則幽晨嚴管鑰夜密更籌寂寂圜土纍纍繫囚求食搖

尾見吏垂頭自昔立名此為非所逼隘狹室欹傾漏宇
冬有祁寒夏多隆暑焉可失入焉可妄處勿謂無妨勿
謂無傷匹婦含怨三年亢陽匹夫結憤六月飛霜可以
安危可以興亡敢告司憲無輕國章

縣令箴 古之奇

咨爾多士各司厥官政不欲猛刑不欲寬寬則人慢猛
則人殘寬則不濟猛則不安小惡無為涓流成池片言
可用毫末將拱禍既有胎德豈無種鏡不自照祇能鑑

物人不自知從諫勿拂愆不可縱貨不可黷黷貨生災
愆縱禍速勿輕小人蜂蠆有毒勿輕小道大車可覆勿
謂剛可長長剛者亡無謂柔可履履柔者恥剛強有時
柔弱有宜時宜克念願在深思不怒而明不如不明不
通而清不如不清無為惡行無逆善名保此中道無為
不成過容箴士冀申同聲如山之重如水之清如石之
堅如松之貞如劍之利如鏡之明如弦之直如秤之平

官箴上

明劉基

維天生民儻儻出虫有欲固制迺迺螭爰立之君載
作之師式養式教毋汨秉彝嗟爾司牧代君撫綏君祿
我食君令我施邦本弗固庶事咸隳受寄匪輜敢不肅
祇治民奚先字之以慈有頑弗迪警之以威振惰獎勤
拯艱息疲疾病顛連我扶我持禁暴戢姦損羸益虧如
農植苗早夜孜孜澆疏早漑無容稗秕如良執輿順以
導之無俾旋濇彊策以馳慈匪予愛帝命溥時威匪予
憎國有恒規弱不可陵愚不可欺剛不可畏嬌不可隨

無取我便實人于危無避我謗見義不為天鑒孔昭民
各有思慮之斯懷推之乃離譽不可驕器惡滿教謗不
可怒退省吾私人有恒言視民如兒無反厥好以暴予
知是用作箴敢告執羈

官箴中

在昔隆古分封國都付之以民俾養勿瘠上下協心各
保乃區明庶考績昭哉範模秦廢聖制代德以狙刀筆
之權始歸吏胥弄文舞法聾癡瞽愚流波至今一任簿

書行立公庭如鴈如鳧我欲是求我利是趨摩揣官情
以逞覬覦官惟好貨我甘以直官惟好名我逢以諛官
惟畏嫌我疑以汙官惟好情我淫以娛官惟好猜惑以
多遂官惟好威道以掊搯語默有為俯仰有須覘容察
辭助忿乘愉法度盈口奸邪滿軀蠱智迷昧欺庸陷迂
俾奸作惡以紫為朱未獲官心嫗嫗儒儒亦既獲止如
登天衢傲兀民士憑陵里閭惡積禍來官與之俱人有
恒言遇吏如奴堅防固隄猶恐或窬矧曰聽之百姓何

辜是用作箴敢告僕夫

官箴下

無謂余明人莫能昧離婁善察不識其背無謂予能人
莫敢欺校人烹魚子產弗知立事惟公燭詐惟誠小節
勿固小惠勿行無矜我廉守所當為無沽我名以生衆
疑何以簡訟決之使通何以弭貪慎檢乃躬去讒斥佞
遠吏近民待人以寬律己以勤無咎人弗信忱至斯字
無患人不聞惟德不孤德以進善威以挫姦德不可偏

威不可煩無謂彼富我必拯之無謂彼貧我必直之持
心如衡以理為平無為避嫌以縱無情人有恒言為臣
不易是用作箴敢告有位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四十六

明 賀復徵 編

箴三

酒箴 漢揚雄

子猶餅矣觀餅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
醪不入口藏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經徽一旦與礙為
裳所軻身提黃泉骨肉為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

滑稽腹如大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為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

學箴

晉李充

老子云絕仁棄義家復孝慈豈仁義之道絕然後孝慈
迺生哉蓋患乎修仁義者寡而利仁義者衆也道德喪
而仁義彰仁義彰而名利作禮教之弊直在茲也先王
以道德之不行故以仁義化之行仁義之不篤故以禮
律檢之檢之彌繁而偽亦愈廣老莊是乃明無為之益

塞爭欲之門夫極靈智之妙總會通之和者莫尚乎聖
人革一代之弘制垂千載之遺風則非聖不立然則聖
人之在世吐言則為訓辭莅事則為物軌運通則與時
隆理喪則與世弊矣是以大為之論以標其旨物必有
宗事必有主寄責於聖人而遺累乎陳迹也故化之以
絕聖棄智鎮之以無名之樸聖教救其末老莊明其本
本末之塗殊而為教一也人之迷也其日久矣見形者
衆及道者尠不覲千仞之門而逐適物之迹逐迹愈篤

離本逾遠遂使華端與薄俗俱興妙緒與淳風並絕所以聖人長潛而迹未嘗滅矣懼後進惑其如此將越禮棄學而希無為之風見義教之殺而未嘗觀其隆矣畧言所懷以補其闕引道家之弘旨會世教之適當義不違本言不流放庶以祛困蒙之蔽悟一往之惑乎其辭曰

茫茫太初悠悠鴻荒蚩蚩萬物與道兼忘聖迹未顯賢名不彰怡此鼓腹率我猖狂資生既廣羣塗思通闔實

師明匪予求蒙遺已濟物而天下為公大庭唱基義農
宏贊六位時成離暉大觀澤洽雨濡化流風散比屋同
塵而人因僭亂爰暨中古哲王胥承質文代作禮統迭
興事藉用以繁化因阻而凝動非性擾靜豈神澄名之
攸彰道之攸廢乃損所隆乃崇所替刑作由於德衰三
辟興乎叔世既敦既誘乃矯乃厲敦亦既備矯亦既深
雕琢生文抑揚成音羣能騁技衆巧竭心野無陸馬山
無散林風罔不動化罔不移人之失德反正作奇乃放

欲以越禮不知希競之為病違彼夷塗而遵此險徑狡
兔陵岡遊魚遁川至賸深妙大衆幽玄棄餌收罟而責
功蹄筌先統喪歸而寄旨忘言政異徵辭拔本塞源遁
迹永日尋響窮年刻意離性而失其常然世有險夷運
有通圯損益適時升降惟理道不可以一日廢亦不可
以一朝擬禮不可為千載制亦不可以當年止非仁無
以長物非義無以齊恥仁義固不可遠去其害仁義者而
已力行猶懼不逮希企邈以遠矣室有善言應在千里

况乎行止復禮克已風人司箴敬貽君子

口箴 唐姚元崇

君子欲訥吉人寡辭利口作戒長舌為詩斯言不善千里違之勿謂可復駟馬難追惟靜惟默澄神之極去甚去泰居物之外多言多失多事多害聲繁則淫音希則大室本無暗垣亦有耳何言者天成蹊者李似不能言為世所尊言不出口冠時之首無掉爾舌以速爾咎無易爾言亦孔之醜敬之慎之可大可久敬之伊何三命

而走慎之伊何三緘其口勗哉夫子行矣勉旃書之屋
壁以代韋弦

五箴

韓愈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余生三十有
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
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為小人也
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余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
蚤夜以無為嗚呼余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
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然而其意已傳幕
中之辯人反以汝為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為傾汝不
懲邪而叟叟以害其生邪

行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悔不可為思而斯得汝則弗思

好惡箴

無善而好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為比捨也為讐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為愧捨也為狂維讎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祥於德不

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為而不顛沛齒之尚少
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為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需焉有餘厥聞四馳今日告汝知
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粵粵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
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揜以自
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賈憎
揜以媒怨汝曾不寤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

其既寧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禍亦
宜然

憂箴

柳宗元

憂可無乎無誰以寧子如不憂憂日以生憂不可常常
則誰憚子常其憂乃小人戚敢問憂方吾將告子有聞
不行有過不徙宜言不言不宜而煩宜退而勇不宜而
恐中之誠懇過又不及憂之大方唯是焉急內不自得
甚泰為憂省而不疚雖死優游所憂在道不在乎禍吉

之先見乃可無過告子如斯守之勿墮

暗室箴

歐陽詹

夫行以檢身非以為人無淫無佚其處宜一孜孜室人
冥冥暗室罔縱爾神罔輕爾質遠茲小惡念彼元吉勿
謂傍惟上蓋天鑒無外勿謂前掩後局神在無形天不
長憇神實正直神怒天誅未始有極昔者趙盾假寐矜
莊天迴厥害鉏麇已亡又有苻堅竊為制度神敗其類
蒼蠅以呼天窺神窺人無不知神忿天忿身無所隱濶

松抱節幽蘭以薰歲寒不變無人亦芬草木猶爾人其
曷云戒慎乎其所不見恐懼乎其所不聞先師有言敢
告大君

行己箴

李翱

人之愛我我度于義義則為朋否則為利人之惡我我
思其由過寧不改否又何仇仇實生怨利實害德我如
不思乃陷于惑內省不足愧形于顏中心無他曷畏多
言唯咎在躬若市于戮慢謔自他匪汝之辱昔者君子

唯禮自持自小及大曷莫從斯苟遠於此其何不為事
之在人昧者亦知遷焉及已則莫之思造次不戒禍焉
可期書之在側以作我師

酒箴

皮日休

皮子性嗜酒雖行止窮泰非酒不能適居襄陽之鹿門
山以山稅之餘繼日而釀終年荒醉自戲曰醉士居襄
陽之洞湖以船楫載醇酎一甌往來湖上遇興將酌因
自諧曰醉民於戲吾性至荒而嗜于此其亦為聖哲之

罪人也又自戲曰醉士自諧曰醉民將天地至廣不能容醉士醉民哉又何必厠絲竹之筵粉黛之座也襄陽元侯聞醉士醉民之稱也訂皮子曰子耽飲之性於喧靜豈異耶皮子曰酒之道豈止於充口腹樂悲歡而已哉甚則化上為淫溺化下為酖禍是以聖人節之以酬酢諭之以誥訓然尚有上為淫溺所化化為亡國下為酖禍所化化為殺身且不見前世之飲禍耶潞鄧舒有五罪其一嗜酒為晉所殺慶封易內而耽飲則國朝遷

鄭伯室室而耽飲終犇於駟氏之甲樂高嗜酒而信內
卒敗於陳鮑氏衛侯飲於藉圃卒為大夫所惡嗚呼吾
不賢者性實嗜酒尚懼為鄧舒之僂過此吾不為也又
焉能俾喧為靜乎俾靜為喧乎不為靜中淫溺乎不為
酗禍之波乎既淫溺酗禍作於心得不為慶封乎鄭伯
乎樂高乎蓋中性不能自節因箴以自符箴曰

酒之所樂樂其全真寧能我醉不醉於人

食箴

皮日休

皮子少且賤至於食自甘棗糲而已未嘗食於鄉里食於親戚食於州鄙有鄧邑大夫嚮皮子之名曾未相贄具厚羞以賓之皮子辭大夫許之曰子自甘棗糲則可矣於鄉里親戚州鄙何有皮子曰一杯之食至鮮矣苟專其味必不能自抑既不能自抑日須豐其羞既日須豐其羞則貧也不能無不足因是妄求苟欲之心生窮貪極嗜之名生且大夫不見前世之味禍乎故羊斟不及華元受其誅黿羹不均子家肆其禍熊蹯不熟殺宰

夫而趙穿弑雙雞易鶩饋子雅而慶舍死嗚呼吾不仁者乎誠賴其用所欲不可求所嗜不可得方自甘菜糲而已使我生於鍾鼎之家膏粱之門日縱異嗜年成奇欲未必不為御者之犇華元也子家之伐靈公也晉靈之殺宰夫也盧蒲葵之殺慶舍也此猶之禽獸爭食而死者矣故食於天子者則死其天下食於諸侯者則死其國食於大夫者則死其邑食於士者則死其家又焉能以鄉里親戚州鄙為讓乎大夫曰善自惟食之性

不能自節亦猶酒之性也復箴以自符箴曰
寧能我食不食於人復食於是食其身

讓箴

宋劉敞

資政富公始讓樞密直學士又讓翰林學士又讓樞密
副使凡三讓所讓益尊所守益堅粲然有古人之遺風
故作讓箴以矯世厲俗云

讓如何其讓非為名欲先信吾道於天下氓讓如何其
讓非為利欲天下之人咸信吾義世有常患患其欲速

枉尺直尋卒附於辱世有常患患其在得辭小受大卒
沒於直公皆哂之公既迷之啓之闢之俾世則之曰吾
豈惡富貴富貴維德人以厚己我以厚國時豈無人昏
夜乞憐縱或得之何如其賢時豈無人乘機射利縱或
得之何如其智嗟此富公直哉優優孰視富公而能勿
羞孰持富公攜手以游昔宋考父三命益恭嗟以富公
千世與同作詩載美穆如清風

畏言箴

劉敞

吾甚畏言言可畏也而不能默然吾言惻惻倡而後和人猶以為過吾言繩繩譽而不訾人猶以為非非吾言之畏維人之多忌非吾之不能嘿然而人實多言若是者其止乎其已乎其勿問而唯乎譬之於物其為石不為水乎水之滔滔往而不來有陷而淵有壅而洄有激而在山椒曰水哉水哉

四箴

程頤

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

禮勿言勿動四者身之用繇乎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也顏子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

視箴

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已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忘其正卓彼先覺知

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
戒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
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
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敬齋箴

朱熹

草廬曰箴凡十章章四句其一言靜無違其二言動無
違其三言表之正其四言裏之正其五言心之無適而
達於事其六言事之主一而本於心其七總前六章其
八言心不能無適之病其九言事不能主一之病其十
總結一章其言持敬工夫周且悉矣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
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

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
輕不西以東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弗貳于二
弗叅以三惟心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
靜無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
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瀆亦斁於乎小
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磨堯堅箴

明宋濂

昔李侍郎敦立嘗揭磨堯堅三字於坐隅磨堯堅者古

之慎言人也其善於自防者哉為著箴曰

磨甦堅慎勿言口為禍門昔人之云磨甦堅人各有心
山高海深磨甦堅高不知極深不可測磨甦堅言出諸
口禍隨其後磨甦堅鍾鼓之聲因扣而鳴磨甦堅不扣
而鳴必駭衆聽磨甦堅唯口之則守之以默守之以默
是曰玄德磨甦堅磨甦堅慎勿言

三箴

祝允明

余以禍福非聖哲所趣辟然有自召之者蓋亦有其機

矣士之機多由三者心舌筆也因各為之箴

心

倏然而人智聖賢神而與天地均非斯曷存忽然而物
姦宄盜賊而作萬物騰非斯曷出人用斯殺我我亦用
斯殺人以逮其身人不可察而我可戒戒之哉戒之哉

禍福曰心

舌

倏然而譽仁賢智儒而游揚誕字非斯曷居忽然而毀

暴慢鄙倍而憎遠棄罪非斯曷起蔑用斯殺予予亦用
斯殺蔑以借其孽蔑不可察而予可戒戒之哉戒之哉
禍福曰舌

筆

倏然而褒華袞立朝而炙竹耿昭非斯曷操忽然而貶
象服黥臉而流污刀簡非斯曷典物用斯殺已已亦用
斯殺物以并其謫物不可察而已可戒戒之哉戒之哉
禍福曰筆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四十七

明 賀復徵 編

銘一

按鄭康成曰銘者名也劉勰云觀器而正名也故曰
作器能銘可以為大夫矣考諸夏商鼎彝尊卣盤匜
之屬莫不有銘而文多殘缺獨湯盤見於大學而大
戴禮備載武王諸銘其後作者寔繁凡山川宮室門

井之類皆有銘辭蓋不但施之器物而已然要其體
不過有二一曰警戒二曰祝頌陸機曰銘貴博約而
溫潤斯言得之矣又有碑銘墓碑銘墓誌銘不並列
於此云

黃帝金人器銘

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無多事多言多敗多事
多害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
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

涓涓不塞終成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豪末不扎

撮也

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
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
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
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
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乃智不示人
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惟能於此也江海雖左長於百
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

黃帝巾机銘

無掘鑿而附丘無舍本而治末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執
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是謂失利執斧
不伐賊人將來涓涓不塞將為江河熒熒不救炎炎奈
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

商王成湯商鼎銘

嗛嗛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祇取憂也嗛嗛之食
不足狃也不能為膏而祇離咎也

周武王席銘

自此以下二十
四銘俱武王作

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不志所監不遠
視爾所代

几銘

皇皇惟敬口生听口戕口

鑑銘

見爾前慮爾後

盥盤銘

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

楹銘

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

杖銘

惡乎危於忽寔惡乎失道於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

履屨銘

慎之勞勞則富

觴豆銘

戒之憍憍則逃

帶銘

火滅修容慎戒必共共則壽

戶銘

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勤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勤弗及
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

聖人不能為謀也

牖銘

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

劍銘

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

弓銘

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

矛銘

造矛造矛少間勿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
子孫

書冠

寵以著首將身不正遺為德咎

書履

行必慮正無懷僥倖

書車

自致者急載人者緩取欲無度自致而反

書硯

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讒言無得汙白

書鋒

忍之須臾乃全汝軀

杖銘

輔人無苟扶人無咎

衣銘

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

鏡銘

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

觴銘

樂極則悲沉湎致非社稷為危

筆銘

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

嘉量銘

撰人闕

時丈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

器維則

鼎銘 宋正考父

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
饋於是鬻於是以糊余口

杖銘 漢劉向

厯危乘險匪杖不行年耆力竭匪杖不彊有杖不任顛
跌誰怨有士不用害何足言都蔗雖甘殆不可杖佞人
悅已亦不可相杖必取便不必用味士必任賢何必取

貴

車左銘

傳毅

虞夏作車取象璣衡君子建左法天之陽正位受綏車
不內顧塵不出軌鸞以節步彼言不疾彼指不躬玄覽
于道永思厥中

車右銘

傳毅

擇御卜右揀德用良詢納耆老于我是匡惟賢是師惟
道是式箴厥旅責內顧自敕匪皇其度匪愆其則越戒

敦儉禮以華國

座右銘

崔瑗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
譽不足慕唯仁為紀網隱心而後動謗議庸可傷勿使
名過實守愚聖所臧在涅貴不淄曖曖内含光柔弱生
之徒老氏誠剛強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
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樽銘

崔駰

惟歲之元朝賀奉樽金壘犧象嘉禮具存獻酬交錯萬
國咸歡

鞶銘

崔駰

璣衡建子萬物含滋黃鍾育化以養元基長履景福至
於億年皇靈既祐祉祿來臻本枝百世子子孫孫

漏刻銘

李尤

昔在先聖配天垂則仰鑿七曜俯順坤德力建日官俾
立漏刻昏明既序景曜不忒唐命義和敬授人時懸象

著明序以崇熙季末不虔德衰於茲挈壺失職刺流在
詩聖哲稽古帝則是欽尺璧非寶重此寸陰味且丕顯
敬聽漏音思我王度如玉如金

井銘

李尤

井之所尚寒泉冽清法律取象不槩自平多取不損少
汲不盈執憲若斯何有邪傾

筭銘

胡廣

休矣斯筭凡器為式受相君子承此印紱帝命所畀用

褒令德佩以自修服以自勅忠肅恭懿鮮不為則靡悔
靡吝神人致福

樽銘

蔡邕

酒以成禮弗愆以淫德將無醉過則荒沈盈而不沖古
人所箴尚鑒茲器懋勗厥心

警枕銘

蔡邕

應龍蟠蟄潛德保靈制器象物示有其形哲人降鑒居
安聞傾

座右銘 嚴遵

夫疾行不能遁影大音不能掩響默然托蔭則影響無
因常體卑弱則禍患無萌口舌者禍患之門滅身之斧
言語者天命之屬形骸之部出失則患入言失則忘身
是以聖人當言而懷發言而憂如赴水火履危臨深有
不得已當而後言嗜慾者潰腹之矛貨利者喪身之仇
嫉妬者亡軀之害讒佞者刎頸之兵殘酷者絕世之殃
陷害者滅嗣之場淫戲者殫家之塹嗜酒者窮餒之藪

忠孝者富貴之門節儉者不竭之源吾日三省傳告後
嗣萬世勿遺

剛卯銘 撰人闕

疾日嚴卯帝令夔龍順爾固伏化茲靈爨既正既直既
觚既方庶疫剛燁莫我敢當

三神鑒銘 撰人闕

吾作明鏡幽鍊三商頌以長芳

尚方鑒銘二首 撰人闕

尚方作鏡毋大傷左龍右虎掌四旁朱鳳玄武和陰陽
子孫備具居中央長保二親樂富昌兮宜侯王兮

其二

尚方作鏡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飢食棗
浮游天下教四海壽比金石之國寶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四十七